

# 厝边话

## 八舍后尾巷里的慢时光

□杨新榕

绕过南门那道防洪堤,城市的喧嚣便蓦地沉了下去,日头的光影斜斜地照在巷口那堵斑驳的墙上,这里也是泉州的一条老巷子,名叫“八舍后尾”。

这巷名不仅特别,由来还藏着一段过往。听家里长辈讲过,旧时这里曾有吴、杨、蔡、陈等八姓官宦人家聚居,故称为“八舍”,而“后尾”二字是八户官宦人家后花园的意思,“八舍后尾”的名字由此而来,还自带几分谦逊之意。这里昔日盛行“拳头烧酒曲”,各类洋行、国术馆、南音社、竹器社等齐聚于此,巷子里一度人声鼎沸,满是烟火气。现在每次走进这条巷子,我的思绪都会不由得蔓延开,想象着过去这里热闹的画面,可见拳师练拳、挑夫往来、孩童嬉闹,还有南音飘过的轻响,仿佛间还能闻到花香、墨香以及从古厝“灶脚”里飘出的、若有若无的炊烟。

八舍后尾巷并不宽,从巷口往里走,不多时便能看见两栋番客楼,它们隔着巷子对望已经近百年。这些老建筑饱经风

霜,外墙的泥灰已经脱落不少,露出来的红砖犹如褪掉华服的筋骨。它们的墙角、檐角也有残缺,但是不显破败,看起来反倒像是老房子“张”开了口,无声地诉说着悠悠往事。

巷子里有一栋保存尚好的洋楼,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由闽南红砖砌就扎实墙基,楼上却立着巴洛克风格的涡卷与山花,窗子是拱券形,窗框边还有精致的石刻雕饰。只是窗花玻璃蒙尘,让人从外头无法看清楼里的摆件。楼中两处门楣分别写着“金光接天”“静观潮流”,让人不禁遥想当年,在此楼上不仅可以近观江海,还能欣赏到升日落的壮阔美景。不过我更喜欢的是这栋楼中镶嵌的蓝色玻璃,每当阳光照在这些玻璃上,远远望去好似波光粼粼的海水,甚是漂亮。

在巷子里漫步,随处可见的是石雕,比如位于巷口的一尊昂首蹲坐的石敢当,它是石狮的模样,肌理健硕、神态凛然,听住在这里的老街坊说,这座石敢当已有数百年的历史,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它始终默默守护着巷子的安宁。巷子里转角墙根的破洞里还藏着一尊小石敢当,它有一张圆润的脸庞,露出的呆萌表情让人一看就不禁莞尔。再抬头望向路边的古厝,可见立在屋顶的风狮爷张着口,迎着风,与地上的石敢当们遥遥地相望,颇为有趣。

让人印象较深的是八舍后尾巷35号,听说这里是泉州早期的南音社“升平奏”的发起地。如今来到这里,仿佛还能听见悠扬的南音曲调,洞箫声幽婉绵长,琵琶声清冽绵密,唱腔内敛婉转,一字一句百转千回,唱尽古典的情思与哀愁。我也曾想象着陈登垣、林必珂等名家,或许就是在这栋洋楼的某一间屋子里,以一盏清茶伴着管弦,便将这“华夏正声”的血脉,绵延不绝地传承了下来。

有人形容走过八舍后尾巷,就像按下了“慢放键”,时间也随之慢了下来。我对此深表认同,每次置身其中,看着斑驳的古厝墙体、静默的番客楼、憨态可掬的石敢当,还有随风飘来的若有若无的南音余韵,我的心都会沉静下来,全然忘却外界的喧嚣,只沉醉在这藏着百年烟火与文脉的慢时光里,静静感受老巷独有的温柔与厚重。每当我走出巷子,重新绕过那道防洪堤坝,鼎沸的闹市嘈杂又像潮水涌来,让我顷刻一阵轻微的晕眩,好似刚从一场深沉而甘美的梦中醒来。



八舍后尾巷中的老建筑(作者 供图)

# 每日佳句

心态像滤镜,悲观的人看年龄是“倒计时”,乐观的人看年龄是“积分卡”——每多一岁,都攒了更多生活的智慧。

# 微观百态

## 解日子难题的人

□黄子玲

一直以来,在我眼里,能把农耕与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的阿嬷,是很厉害的人。

每日晨光初露,阿嬷都会挎着竹编食篮走向禽舍,篮里金黄的玉米粒混着碎米沙沙作响。鸡鸭闻声扑棱羽翼,栅栏一开,它们便伸长脖颈嗷嗷叫唤,见阿嬷扬手将谷物撒落,又立马凑近争食。喂饱了鸡鸭,灶膛里的柴火也燃起了。等一堆柴火烧热后开始“爆”出火星,阿嬷才会将装着米的锅放上灶台,随后她又半蹲着,不时就往灶膛里添一把秸秆。厨房里灯火通明,直到锅盖揭开,白雾裹着米香散开,屋外的日头才渐渐露出半边脸。

把一家人的早饭做好摆上桌,阿嬷只会舀一碗稀饭配咸菜,匆匆填饱肚子,便带着农具赶去田里干活。我曾在农忙时跟着她下地,看着她赤脚踏进齐膝的软泥,指尖娴熟地夹着嫩绿秧苗往泥土里插,动作又快又准。阿嬷劳作时好似不知疲惫,即使日头当空照,汗水浸湿了衣衫,她也不愿停下休息片刻。有时跟去帮忙的孩子们劝阿嬷歇歇,别太累了,她只会回一句:“多干点,才能有好收成。”

农闲时,阿嬷仍不闲着。她经常从后院的菜地里采摘新鲜的蔬菜,把它们装进箩筐,再用扁担挑着去镇上售卖。有次眼看天要下雨,担心路不好走,姑姑不让阿嬷出门,她就趁孩子们不注意,偷偷从后门离开。姑姑发现后追不上,只得站在路口望着阿嬷远去的身影,喃喃抱怨:“她怎么就不知道休息,我们都长大了,不用她再这么拼。”

小时候做作业时遇到难题,我跑去找阿嬷询问解决方法。她接过作业本后看了半天,才有些局促地回答说:“困仔,阿嬷看不懂这题。”“这题对大人来说,不是很简单吗?”见我解,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:“阿嬷没上过几天学,知道的题很少。”我当下很纳闷,心想阿嬷懂得那么多农耕知识,对时节变化也是了如指掌,怎么会不懂得解题呢?后来听父亲说起,我才知阿嬷幼时家贫,只去过几次学堂,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。可她却凭着自己的双手种出满田庄稼,撑起全家的生计,把苦日子过得热气腾腾,也从未让孩子们无书可读。说到这里,父亲还感慨道:“或许是阿嬷把日子难题‘解’得明明白白,才让我们都觉得她很厉害。”

如今随着年岁渐长,我渐渐理解了父亲的话。阿嬷虽不懂书本上的公式定理,却能准确算出播种的时机,把握灌溉的频次。她握不惯笔杆,却能将农具用得利落,把菜地打理得井井有条,将饭菜做得可口味美。田埂上的脚印、灶台上的烟火、竹篮里的谷物,其实都是阿嬷解开日子难题的答案,而这也正是她最厉害的地方。

# 幸福讲议

好友汪国真写的《我喜欢出发》,看见里面有句话写的是:“没见过大山的巍峨,真是遗憾;见了大山的巍峨没见过大海的浩瀚,仍然遗憾。”她当下来了兴致,上周末便搭飞机来泉州,让我陪她开启赶海之旅。

那日坐在海边的咖啡馆中小憩,轻抿一口咖啡,馥郁的香气在舌尖散开,抬头望向窗外,目之所及是没有边际的海,春日的暖阳倾洒而下,仿佛为海面镀上一层金辉。浪花翻腾叠起,一次次涌向沙滩,好像在热情迎接远方的来客。看着眼前的景色,好友不由得感慨:“心中的烦恼,好像瞬间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。”说完,她又赶紧掏出手机,不停按下快门,只为将这片海定格在镜头里,再带回去好好珍藏。

午后的阳光渐趋柔和,好友迫不及待地脱下鞋子,奔向沙滩,看着她尽情踏浪的身影,对这片海的记忆又一次浮现在我脑海中。小时候的大海在我眼里更像一个游乐场,无论是在这里捡拾五彩贝壳、挖掘沙下的蛤蜊或追逐横行的螃蟹,还是玩跳房子的游戏,我都乐此不疲。

捉螃蟹是我儿时赶海时最爱做的事,起初只要看见指头粗细的洞口,我便兴奋开挖,常常累得气喘吁吁,却一无所获。慢慢有了经验后才知晓,洞口有新鲜足迹,那里肯定是螃蟹频繁进出的“活洞”,而洞口四周平整,多半是废弃洞穴。不过即便知道这些,我依旧时常扑空,一只螃蟹也逮不到。

## 海畔“拾”光

□蔡亚璇

有时见我气得直跺脚,大人们会安慰说“小螃蟹出门觅食去了”,接着又补一句“赶海有时也得看运气”。最后我只能选择“守株待兔”的笨办法,先是安静地蹲在洞口,等螃蟹一露头,再迅速出手将它捂在掌心。后来和年长的哥哥姐姐一起玩,我又学会了一些抓螃蟹的技巧,比如浅沙中的螃蟹,用手指轻抠就能逮,而藏在深洞的,可以先行往里插一根有韧性的枝条,再顺着枝条挖掘,这样做就能很快找到螃蟹的藏身之处。涨潮时,一些小螃蟹找不到洞口,则会躲进大小不一的“脚印坑”,此时不需要任何工具,伸手往坑里一捞就能抓住好几只,收获颇丰。不过得小心这些螃蟹的钳子,稍不注意就会被夹到,指尖传来一阵刺痛,却也成了赶海独有的趣味记忆。

# 百姓纪事

早年间,乡下孩子的零食,大多是野地里寻来的果子,或是自家晒的果干。甜滋滋的糖果是难得一见的食物,逢年过节才有机会吃到,而包裹糖果的纸更是孩子们眼中不可多得的“宝贝”。

儿时偶尔得到一颗糖果,我总舍不得吃,每次都把它藏在枕头下,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,过过瘾。最后实在忍不住了,才小心翼翼地剥开糖纸,将糖果塞进嘴里也不咬,只是含着,让唾液慢慢浸润糖果,感受甜甜的味道溢满口腔,幸福感也油然而生。一边吮吸着糖果,我还会一边用手将糖纸展开,抚平上面的褶皱,再将它夹进用过的笔记本里。随着收集的糖纸渐渐增多,笔记本散发的甜香也越来越浓,打开本子,也像是打开一个糖果盒子。有时想吃糖了,我就掏出这个笔记本翻一翻,权当望梅止渴。

当时糖纸里通常包裹的是硬糖,一张薄薄的蜡纸上印着不同的水果图案,看见

上面画的图就知道糖果的口味。天气热的时候,硬糖被捂得融化了,糖纸不容易剥下来,稍微用力一扯,纸就破了。不过遇到这个情况,我仍会把糖纸压平放在笔记本里,一张也舍不得丢掉。

过去,话梅糖是孩子们眼里的“稀罕物”,往往是生病吃药时,大人才会给一颗,用来冲淡药的苦味。这种糖果是深褐色的,滋味先酸后甜,我其实并不喜欢。不过包裹话梅糖的糖纸,我爱不释手,因为那是一张印有“生津止渴”红字且半透明的蜡纸,质地很厚实,只要能得到一张,肯定可以在小伙伴们面前好好炫耀一番。小时候为了得到这种糖纸,我绞尽脑汁,有时是装作喉咙发痒,不停咳嗽,试图引起人们的注意。有次见我咳得厉害,奶奶赶紧用手背贴着我的额头,发现没有发烧,她才松了一口气。见我欲言又止的样子,奶奶了然一笑,随后进屋从梳妆柜的抽屉里取出一个“手绢包”,一层层打开后抽出两张皱巴巴的纸钞递给我,说:“去买两颗糖,吃完就不咳嗽了。”我喜出望外,立马拿着钱直奔村口的杂货店而

去,在那里买了两颗话梅糖,也得到两张心仪已久的糖纸。奶奶一直没有揭穿这个小把戏,时而我故作重演,她仍会乐呵呵地掏钱让我去买糖,只当是小孩子嘴馋,从不责怪。

印象中更难见到的奶油太妃糖,是妈妈回老家探亲带来的伴手礼。包裹这种糖果的纸是金黄色,捏在手里揉搓会发出沙沙的响声,拿着它对着光,还能看见如彩虹般的线条。后来问了长辈,我才知道这种糖纸叫作“玻璃纸”。奶油太妃糖在乡下很少见,它的糖纸也尤为珍贵,为了收藏它,我用攒了许久的零花钱买回一本新本子。把那张金黄色的糖纸夹了进去,我之后便很少再拿出来摆弄,生怕将它弄脏,就不如原来好看了。

平时闲来无事,我就取出几张不同颜色的糖纸,把它们轮流放在眼前,看斑斓光影流转。见我玩得亦乐乎,母亲还曾打趣说:“几张糖纸,看把你宝贝得跟什么似的。”后来搬家,我以前用来收藏糖纸的本



(CFP 图)

子都变成旧物打包收进纸箱,时间一长,也不知所踪了。如今,糖果随处可见,包装也很精美,有时逛超市看见那些绚丽夺目的糖纸,我仍会想起儿时将一方小小糖纸对准星空的自己,回忆起那些简单又甜蜜的旧时光。

## 时间的“魔法”

□裴金超

时间会给出答案。”没想到如她所说,冬去春来,那些质地偏硬偏干的地瓜真的渐渐变得绵软甘甜。我后来才知道,这是因为在放置的过程中,地瓜发生了“水解反应”,随着糖分不断增加,淀粉含量逐渐减少,它的滋味变得愈加香甜,口感与之前也有天壤之别。母亲还曾形容这种变化是时间赋予食物的“魔法”。

那天,我陪着母亲一起将地瓜运到集市,刚找到位置摆好摊,地瓜从袋子里倒出来,就引来不少人的注意。摊前很快围满人,这个人挑了三斤,那个人买了五斤,不一会儿,几袋地瓜销售一空,我当下不禁感叹地瓜一放,果然很受欢迎。有熟客笑着跟母亲说,每年就等着她开着车后拿出来的地瓜,比刚上市的吃着更合胃口。我看着笑容满面的母亲,忽然懂了从不是刻意等

待,只是顺着食物的生长规律,把这份自然的馈赠好好留存,让时光慢慢打磨出地瓜最动人的滋味,这份朴素的坚持,远比急于求成更有收获。

其实,“放一放”在生活中产生的奇妙效果还有不少。比如一瓶新开封的红酒,倒出来立刻品尝,可能会觉得口感发涩,倘若能将其放着“醒一醒”,让酒液与空气充分接触,酒中的单宁和酸度会逐渐“软化”,口感随之变得柔和,层次也更加丰富。刚揉好的面团亦是如此,如果马上放进锅里蒸,质地会变得硬实,不够松软。若是把面团静置一段时间,蒸出来的面点口感会变得蓬松可口。又像是工匠们制作陶器,同样需要让泥坯自然风干,水分减少能防止在烧制初期升温时,因坯体水分大量排放而造成废品,最后方能烧制出坚

固美观的器物。

放一放,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动作,实则是给生活留出一段空白,让时间的“画笔”得以添色施彩。无论是食物的转化、感情的培养,还是理想的追求,其实都需经过这样的过程,不是立即得到结果,而是在慢慢酝酿中迎来质的飞跃。有时我们付出后盼着得到的回报,遇到问题时急于寻找的答案,也像刚种下的种子,不会立刻破土发芽,而是需要在泥土里静静积攒力量。一些看似停滞的等待,并不是浪费时间,而是让浮躁的心沉淀,让积累的力量沉淀,等到时机成熟,自然会迎来想要的结果。就像那些静静存放的地瓜,在时光里悄悄沉淀,最终酝酿出甘甜,生活里的许多事,也都需要这样从容地等待与默默地积攒。

# 美文热读

前几天,母亲拿出存放了一个冬天的地瓜,准备拿去集市上卖。我好奇地问她:“为何不在去年秋天地瓜刚收获的时候就卖掉?那时候的地瓜新鲜,应该更受欢迎吧。”母亲笑着说:“地瓜要放一放,才会更甜。”我这才想起来她过去也常说这话,仔细琢磨,似乎蕴含了一些生活哲理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每到秋天,父亲和母亲都会忙着挖地瓜,然后将它们储存起来,供一家人慢慢食用。小时候的我并不懂得为何要把地瓜存起来,只记得那些刚刚从地里挖出来的地瓜,如果马上烹饪,无论是蒸煮、烧烤或煎粥,都不够美味,而且有些地瓜吃起来又干又硬,口感更是不佳。我曾不解为何大自然要这样捉弄人,明明地瓜成熟了却不好吃。母亲只说:“放一放,

# 茶余饭后

## 甩掉了

几个朋友去小新住的城市旅行。碰面后一辆出租车坐不下那么多人。于是小新自己拦了一辆车,打算在前面带路,还叮嘱朋友们一定要跟紧。

上车后,小新对司机说:“快走,后面有人跟着我们。”司机听了点点头,立马踩下油门,车子飞驰上路。抵达目的地时,小新看不见朋友们坐的车赶紧掏出电话联系,司机见状安慰说:“别担心,我车技好,早就把那辆车甩掉了,他们肯定追不上我们。”

## 不用担心

一位学员刚学车很紧张,教练催促说:“赶紧发动车子,往前开,别怕。”学员担心地说:“可是前面有一条小狗,我怕撞到它。”教练回答道:“不用担心,那是驾校教练养的小狗。”学员惊讶地说:“那也不能无缘无故撞它啊。”教练叹了一口气,说:“这只小狗什么场面没见过?你压根撞不着它,别找借口了,快开车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